



東萊先生左氏博議卷之八

懿氏卜妻敬仲

莊公二十二年○晉侯賜畢萬魏

閔公元年

成

季將生桓公使卜楚邱之父卜之

閔公二年

秦伯卜

伐晉

僖公十五年

晉獻公筮嫁伯姬於秦

僖公十五年

秦伯卜

梁嬴孕過期卜招父卜之

僖公十七年

晉侯卜納玉

僖公二十五年

齊侯戒師期而有疾

文公八年

晉楚遇

於郿陵晉侯筮之吉

成公十六年

施氏卜宰

成公十七年

穆姜薨於東宮

襄公九年

宋公享晉侯

襄公十年

鄭

皇耳侵衛孫文子卜追之

襄公十年

崔子卜妻齊棠

公之妻

襄公二年

盧蒲癸王何卜攻慶氏

襄公二年

十八年

晉侯有疾問崇於子產

昭公元年

穆子之生莊叔

筮之

昭公五年

孔成子卜立靈公

昭公七年

南蒯將叛

枚筮之示子服惠伯

昭公十二年

臧昭伯如晉臧會

竊其寶龜僂句以卜

昭公二年

晉趙鞅卜救鄭

哀公十五年

九年 楚卜子良爲令尹

哀公十七年

巴人代楚楚卜

帥

哀公十八年

物莫不有先。礎先雨而潤。鐘先霽而清。灰先律而飛。蟄先寒而閉。蟻先潦而徙。鳶先風而翔。陰陽之氣渾淪磅礴於覆載之間。而一物之微先見其幾。如券契符鑰無豪釐之差。何也。通天地一氣同流而無間者也。一物且然而況聖。

人備萬物於我乎。聖人備萬物於我。上下四方之宇。古往今來之宙。聚散慘舒。吉凶哀樂。猶疾痛疴癢之於吾身。觸之卽覺。干之卽知。清明在躬。志氣如神。嗜慾將至。有開必先。仰而觀之。榮光德星。櫬槍枉矢。皆吾心之發見也。俯而視之。醴泉瑞石。川沸木鳴。亦吾心之發見也。玩而占之。方功義已。老少奇耦。亦吾心之發見也。未灼之前。三兆已具。未揲之前。三易已彰。龜旣灼矣。蓍旣揲矣。是兆之吉。乃吾心之吉。是易之變。乃吾心之變。心問心。答心叩心。酬名爲天也。鑑中之面。卽鑑外之面也。蓍龜之心。卽聖人之心也。龜卜寔爲心。卜名爲蓍。筮實爲心。筮水中之天。卽水上之天也。

天天相對。面面相臨。心心相應。混融交徹。混然無際。敗甲
朽株云乎哉。故曰聖人不須卜筮。在聖人觀之。拂龜布蓍。
已爲煩矣。况區區推步揣摩之煩耶。卜筮之理。嘗見於大
舜之訓矣。曰。卜不習吉而已。一吉之外。無他語也。又嘗見
於神禹之疇矣。曰。龜從筮從而已。一從之外。無他語也。又
嘗見於武王之誓矣。曰。朕夢協朕卜而已。一協之外。無他
語也。又嘗見於周公之誥矣。曰。卜澗水東。瀍水西。惟洛食
而已。一食之外。無他語也。至於後世。始求吉凶於心外。心
愈疑而說愈鑿。說愈鑿而驗愈疎。附之以瞽史之習。雜之
以巫覡之妄。千蹊百徑。庶幾一中。失之於心。而求之於事。

殆見心勞而曰拙矣。左氏之所載是也。或曰。左氏所載卜筮之事。巧發奇中。動心駭目。其驗若此。奚其疎。曰。左氏起隱迄哀。二百四十二年之間。若天子。若諸侯。若卿大夫。若士庶人。竊意其卜筮之數。約而計之。猶不啻數萬也。左氏載其驗於書者。纔數十事耳。是數十事者。聚於左氏之書。則多散於二百四十二年。則希闊寂寥。絕無而僅有也。乃若誕謾無驗。不傳於時。不錄於書者。吾不知其幾萬矣。安得不謂之疎耶。就左氏之所載。彼善於此者。如穆姜荀罃子。服惠伯之屬。猶庶幾焉。是雖未足少議聖人之卜筮。然類能信其心之所安。而不奪於瞽史之說近之矣。不信瞽

史○是○真○信○著○龜○者○也○是○心○之○外○豈○復○有○所○謂○著○龜○者○耶○噫○桑○林○之○見○妄○也○僂○句○之○應○僭○也○臺○駘○實○沈○之○祟○妖○也○彼○著○龜○之中○曷○嘗○真○有○是○耶○妄○者○見○其○妄○僭○者○見○其○僭○妖○者○見○其○妖○皆○心○之○所○發○見○耳○著○龜○者○心○影○也○小○大○修○短○咸○其○自○取○僂○者○曲○而○簪○者○跛○夫○豈○影○之○罪○哉○

曹劌諫觀社

莊公二十三年

百人醉而一人醒猶可以止衆狂百禮廢而一禮存猶可以推舊典春秋之時王綱解紐周官三百六十咸曠其職惟史官僅不失其守耳曹劌諫魯莊公觀社之辭曰君舉必書書而不法後嗣何觀當是時人君之言動史官未有

不書者也。爲君者視以爲當而不怒爲史者視以爲當。
而不疑此三代之遺也。其後齊桓將列鄭太子華於曾。
管仲曰作而不記非盛德也。記姦之位君盟替矣。仲之言。
則是也。然味其言已開作而不記之端。視曹叔之時風俗。
已少變矣。又其後晉獻齊撓於周。周私犒其使而戒以勿。
籍。管仲所謂作而不記者特設此辭以動桓公耳。未嘗直。
使史官之不記也。今周王旣犯禮而復使之勿籍。何其無。
忌憚也。然一時之史官世守其職。公議雖廢於上。而猶明。
於下。以崔杼之弑齊君。史官直書其惡殺三人而書者踵。
至。身可殺而筆不可奪。鉛鉞有弊筆鋒益強。威加一國而。

莫能增損。汗簡之牛辭終使君臣之分天高地下再明於世。是果誰之功哉。嗚呼。文武周公之澤既竭。仲尼之聖未生。是數百年間中國所以不淪於夷狄者。皆史官扶持之力也。昧谷餞日之後。賜谷賓日之前。暮夜晦冥。羣慝並作。苟無燭以代明。則天下之目瞽矣。春秋之時。非有史官司公議於其間。則胥戕胥虐人之類已滅。豈能復待仲尼之出乎。史官非特有功於仲尼之未出也。使其阿諛畏怯。君舉不書。簡編失實。無所考信。則仲尼雖欲作春秋以示萬世。將何所因乎。無車則造父不能御。無弓則后羿不能射。無城則墨翟不能守。大矣哉史官之功也。

晉桓莊之族

莊公二十三年

○晉士蕡殺游氏二子

莊公二十一年

四年

晉士蕡殺羣公子

莊公二十五年

晉獻公使太子

居曲沃重耳居蒲夷吾居屈

莊公二十八年

晉侯爲太

子城曲沃

閔公元年

晉侯使太子伐東山

閔公二年

晉

殺太子申生

僖公四年

晉使士蕡築蒲與屈

僖公五年

晉侯使賈華伐屈

僖公六年

晉殺其世子申生。孰殺之。士蕡殺之也。殺申生者實驪姬之譖。士蕡何與焉。士蕡開其隙。驪姬乘其隙也。人有常言。皆曰子弟子之與弟相去一間耳。羣公子之出於桓莊者。豈他人哉。其尊者固不待言。其卑者猶獻公之從父昆弟。

原书缺页

原书缺页

原书缺页

原书缺页

原书缺页

者矣使哀姜來歸之初已傲然視天下舉無足憚宜其淫縱恣睢炳慶父而敗魯國敢於戕殺而不忌也哀姜固死有餘罪導之驕而納之於亂者果誰歟問生於疑未有問所不疑者也子般之當爲後奚疑哉莊公疾病反狐疑而徧問後於大夫此所以一問而起二奸也未問之前父沒子繼誰敢干之既問之後慶父叔牙知莊公之意猶未有所定始動其覬覦之心矣慶父叔牙固死有餘罪示人以疑惑而召奸者果誰歟慶父叔牙一體也季友誅叔牙而置慶父除惡而畱其根何耶五王黜武而興唐武三思在其掌握縱而不殺終死其手懦之爲害如此然五王欲遺中

宗自誅之以強主威雖失策猶有說也吾不知季友復何說耶借曰不忍一朝而戶二昆盍亦宥之以遠竄於裔土則君臣兄弟之間豈不兩全哉一失此機及子般之禍奉頭鼠竄之不暇非所謂當斷不斷反受其亂者耶慶父旣弑子般凶威日熾閔公還季友以自輔望之者厚矣乃含垢忍恥一無所爲意者示弱以有待歟昔之智者外雖示弱而其中實有不可犯也使季友以此至閔公斯可謂之示弱矣今俛首結舌坐待篡弑之至是真弱者耳何名示弱哉閔公幼而知倚季友敬宗昏而知倚裴度皆不免弑吾未嘗不深悲二君之意而深恨二臣之負其託也二臣